

朝花夕拾

从《看诗不分明》到《梅边消息》再到《古典的春水》，潘向黎就像一位高段位的棋手，那些已经与之浑然一体的古典诗词已经化作了她的棋子，她端坐在棋盘前一手一手地布局，就等读者来跟她对弈。

那个总将古典诗词读出新味道的潘向黎

■ 吴玫

多年前，先是在《新民晚报》的“夜光杯”上读到潘向黎的专栏“看诗不分明”。一篇又一篇地追读“看诗不分明”的过程中，常有被文章中的一句话一个段落击中后战栗的片刻，等到专栏集成《看诗不分明》出版后，索性买了一本。书拿到后就放在手边，时不时拿出来翻到哪篇读哪篇。越读越觉得，品读古典诗词已是潘向黎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她又非常愿意将自己的这部分“私生活”写出来与读者共享。彼时与古典诗词相关的出版物，要么是鉴赏类的读本，要么是大部头的研究成果，蓦然读到扬之水先生的《无计花间住》，惊为天人之作。而《看诗不分明》，有着类似的意趣。

距离《看诗不分明》问世7年，2018年潘向黎又一本谈论古典诗词的著作《梅边消息》出版。看到新书推介时，我暗付：一本《看诗不分明》，潘向黎还没有将自己与古典诗词的情分说尽吗？就下单买了一本。等待《梅边消息》的时候，我就回忆《看诗不分明》里的篇什，心想：作者要选词何等冷僻的唐诗宋词才能写出又一本古典诗词的“私”阅读体会？

拿到《梅边消息》后，仅浏览过目录，就看到潘向黎已经沉潜在了古典诗词的“深海”里，因为书里所涉的古诗词中不少是像我这样对唐诗宋词浅尝辄止的读者未曾听说过的。不过，读完整本书，对作者挚爱古典诗词的程度又有了新解——就算说到我们耳熟能详的诗人，潘向黎也常有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发挥。



《梅边消息》的第二章，从《凉气微雨韦应物》开始，经过《当盛世繁华遇到青春年少》《却爱闲雅韦应物》《独携盛唐人中唐》，到《“不用力”与“多少自在”》，接连五篇潘向黎都让韦应物做了自己读诗心得的主角。《梅边消息》第二章总共几篇文章？29篇，末篇是《李商隐的象牙球》。潘向黎从不讳言，李商隐是她最喜欢的诗人之一。也就是说，在必须为自己最喜欢的李商隐留出空间的章节里，作者竟然情不自禁地让韦应物站了5次C位。了解一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读者都知道，这位从盛唐步入中唐的诗人，无论将其留在星光灿烂的盛唐，还是让他在繁星点点的中唐踱步，韦应



物都不是一个能独步天下的大诗人，所以，除非是以他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唐诗读本的作者断不会像潘向黎这样拿出5篇文章的空间任由韦应物或疾走或漫步。潘向黎甩脱冥冥之中的一定之规，凭借自己对韦应物独有的同情，逐一放大韦应物的为人和诗作。

那么，跟随潘向黎这么读古典诗词的好处在哪里？对中国传统文

化深似海有了切肤之感。我们从《凉气微雨韦应物》一路读到“不用力”与“多少自在”，不得不遗憾地接受一个事实：纵然将一部中国的古代文学史写成皇皇巨著，沿途也要略过不少春华秋实。就说韦应物吧，若不是潘向黎性地丢开文学史固有的论资排辈之规

定，普通读者记忆中的韦应物，大概只剩下一句“野渡无人舟自横”了。

潘向黎的局部放大，不仅限于韦应物，写到白居易时，她也给出了比中国古代文学史课本大了许多的篇幅。我们将潘向黎的放大粘连起来，会发现如果潘向黎来撰写一部《中国古典诗词史》，一定别有趣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梅边消息》的理由。

《梅边消息》让我读到潘向黎已经将记忆中的唐诗宋词内化为自己的小宇宙。与古典诗词做朋友到了这种程度，应该是最高境界吧？所以，年初听说又有一本潘向黎创作的与古典诗词相关的新书《古典的春水》出版，我就一直好奇：在《梅边消息》之后，潘向黎还能在这块花圃里培育出什么奇花异草？

走过春天，直到夏天才得到《古典的春水》。仔细读来，倒也不见什么奇花异草，全都是作者在《看诗不分明》和《梅边消息》里提到过的诗人和诗作，由于读人读诗的人选了一个特别的角度，那些我们以为熟知的人和诗，因而有了异彩。

我喜欢《古典的春水》赞赏古典诗词的写法，每一篇文章不再拘泥于一诗一诗人，而是用一个主题将数位诗人以及他们的诗作聚合在一起。如此写法，让我想到了属于古典音乐的专有名词，和声和对位，“音与音彼此填补，彼此呼应，彼此成全，由此生出无限的可能。由各单音构建的纵向建筑谓之‘和声’，以各声部构成的横向空间谓之‘对

位’”，以青年钢琴家张昊辰在他的著作《弹奏之外》中给出的“和声”与“对位”的定义来对应《古典的春水》所收的12篇文章，无论是时间的旷野还是流逝的永恒，无论是每一片落叶还是世间浅情，潘向黎用多位诗人的多首诗作来彼此呼应，从而使得这些用时间和空间的经纬线编织而成的文章，非常立体，犹如魔方，一面是一面的色彩。

像《落落大方的宋，本色当行的词》，所谈似乎是一个尘埃落定的话题，亦即宋朝的代表文学样式词的丰富性，但因为潘向黎说得精彩，阅读过程非常愉快。那么，潘向黎是怎么陈述落落大方的宋词的宋词的呢？她选择了被文章大家这一盛名遮蔽了作词才华的欧阳修和可能因为题材“狭窄”而被看淡的周邦彦来阐释。一个是北宋时期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一个生活在北宋末期，时间的跨度使得两位的词作各有各的旋律，被潘向黎引入《落落大方的宋，本色当行的词》中后，我们就此读到了宋词的和声之美；至于请出苏东坡、王国维等前贤的评说来助阵，则让我们深深感佩，宋词无有盖棺论定时。

读罢《梅边消息》，我觉得就古典诗词这一话题潘向黎大概会就此打住吧？将《古典的春水》读到最后，我却觉得这只是潘向黎最近完成的相关作品。从《看诗不分明》到《梅边消息》再到《古典的春水》，我越来越觉得潘向黎就像一位高段位的棋手，那些已经与之浑然一体的古典诗词已经化作了她的棋子，她端坐在棋盘前一手一手地布局，就等读者来跟她对弈。如若遇到知音，我想她一定会感叹一句，好棋！

柳雨夜话

■ 冉学鸿

“文章四友”里，杜审言职位最低，性情最狂傲。其曾放言：“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大意是说他的文章，文采好到屈原、宋玉只配给他做跟班；而书法呢，王羲之看了也会拜服。“衙官屈宋”这个成语便藉此而来。

按说“文章四友”其他三位也都是响当当的大才，李峤两度为相，崔融是太子老师，苏味道虽然为太平庸，处事模棱两可，但诗文终究一流。即便如此，杜审言除给崔融些面子外，其余都不甚放在眼里。永昌元年，苏味道为天官侍郎，主持吏部铨选，杜审言负责判文，便曾谓人曰：“苏味道必死！”人问其故，大言道：“见吾判，即当羞死矣！”还是苏味道脾性好，并未放在心上。杜审言狂言成癖，临死还不忘逞口舌之快。他逝世前，宋之问和武平一前去探望，杜见二人笑言：“然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见替人。意思是说，我活一天，在名气上就压你们一天，现在快死了，以后你们就能出头啦，只可惜见不着有谁能接替我的地位。

文人争胜，自古而然，其实也并非尽是坏事，没有百家竞相争鸣，想必亦无诸子思想后世流传。李白崔颢有题诗之争，王昌龄高适王之涣有旗亭画壁之乐。杜审言出身京兆杜氏，是关东望族，累世公卿，家族荣耀是性格狂放主因，加之文化觉醒后的魏晋风度影响，个性彰显似乎也不难理解。要说是，幸亏这位早逝，不知自己还有个叫杜甫的孙子，不然眼里就更没有人了。

千古文章未尽才

晨光熹微中，读微信中他的书写，我感觉自己一会儿看到蔚蓝的海洋，一会儿看到碧绿的草原。

■ 刘放

每天早晨，窗外刚露曙色，我的微信会准时收到一张来自东北的照片，是一位署名“蓝色海洋”的朋友写的“日照录”，由他自己钢笔书写，手机拍摄分享过来。这基本上是每日微信中最早收到的信息。我睡意朦胧中遐想，如果微信是一所乡村小学，这幅照片就是第一个到校的学生。此时，校园万籁俱寂，薄雾缭绕，树影绰绰，而他鬓发和眉毛上凝结露珠，鞋头被路畔野草上的露水打湿了。他是第一个迎接校园太阳的人，全校陆续到来的师生，都将接受他的问候和检阅。

这位“蓝色海洋”本名牛东海，是在海南的日子认识的朋友，年长我几岁，中学高级教师，退休才两三年。他在尚未退休时，就提前规划好了退休生活，我在南林农场是租房住，他则是提前购房。房子不大，40来平方米，但当时便宜，才10万元，而且是精装修过的新房，自己添置几件家具，拎包即可入住。于是，每年初冬他即带着已退休的夫人来海南过冬，享受海南温暖，初夏返回东北，再给东北凉爽，标准的候鸟生活。

我们是在去隔壁陵水的公交车上认识的。他与同座聊天，中气十足的男中音很好听，而大大咧咧的性格，更是充满魅力。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他是退休的中学历史教师，下车后，我主动请求认识，因我最初的职业也是中学教师，还想拉他加盟我们的丛书写作队伍。看得出，他对远在南海海岛认识我这个朋友也很高兴，面对我提出的邀请他爽快地一口答应。

我问，东北啥地方？

东北呼伦贝尔大草原！

我眼前一亮，迅速摊开了碧绿无垠的辽远场景。与许多人一样，我非常向往大草原，尤其是这个名为“呼伦贝尔”的大草原。少年时代，我便见知青大哥哥大姐姐们唱《我爱祖国的草原》，我也学会了，至今还会唱，开头便是“我爱呼伦贝尔大草原，红旗如海绿浪无边，红太阳照耀亮牧场，我催马儿飞向前，接过先辈羊鞭，收下牧鞭把我指点……”这首歌的歌词如今看去都不无挑别处，但当时非常契合时代主流，符合时代审美，也打开了少年向往远方的心灵窗口。近年又有一首广为传唱的草原歌，歌名就叫《呼伦贝尔大草原》，词曲水准均超越前一首：“呼伦贝尔大草原白云朵朵飘在我心间，呼伦贝尔大草原我的心爱我的思念”，无须呼麦和长调，歌词巧妙扣住大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雄浑大气，音乐又富于蒙古族民歌内蕴，非常抒情动听。

但我印象中这大草原属于内蒙古，祖国的北疆，怎么成东北的了？

他哈哈一笑，说，对，内蒙古是祖国北疆。但这北疆从西至东绵延几千里，我们呼伦贝尔在内蒙古东北部，就并进了东北。在哈尔滨的上头，与齐齐哈尔齐平，与黑龙江的漠河近在咫尺。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在祖国版图的“鸡冠之首”，面积相当于山东省与你们江苏省的面积总和，我们呼伦贝尔的汉族人说的话，也与哈尔滨的话几乎没有区别。

经他一说，我也认定这呼伦贝尔的确处于东北地区。

我再问，那“呼伦贝尔”这个蒙古语地名是什么意思呢？他摊开两掌比画着说，呼伦有呼伦湖，贝尔也有贝尔湖，地名就依两湖名而取。呼伦的蒙古语大意为“水獭”，贝尔的蒙古语大意为“雄水獭”，因为这两个湖远古时代都盛产水獭。水獭多自然鱼也就多。两湖碧波倒映着绵延高迈的大兴安岭，壮美之景自己想象去吧！

从陵水返回农场，我就去住他的住处拜访。他不但与我谈了很多呼伦贝尔的历史掌故和乡土人情，对客居的这个农场所了解到的，也毫无保留地介绍给了我。他认为这里不比海口和三亚，一条牛岭挡住了南海，要到山那边的海边日月湾，须绕道，与外界联系不够多，相对有些闭塞，但也因此而显得未曾被现代都市文明所同化，卓尔不群而别有风情。

我问，南林最有特色之处在哪里？

他说，应该还是在热带经济作物的种植上。如果写种植就必然写到种植的人。这里与兴隆镇，均得益于印尼等地华侨归国带来的橡胶和咖啡种植技术，为中国热带经济作物的生产，做出了杰出贡献。但至今没有像样的作品来表现，不能不说是憾事。这个曾经的农垦农场，是一个含金量颇高的题材，理应有作家来书写。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这里也出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烈，著名的琼崖支队就在这里留有许多活动史料。农场场部的广播，为什么每天都会播放滴滴答答的军号声？就是缅怀激情燃烧岁月的枪林弹雨，也缅怀为新中国经济做出不朽贡献的南林农场前辈勤头胶刀，这很有人情味，也很有文化的激励能量。

一个作家，不投身火热的生活，不关注民心所向，表现民心眷恋，就是离水的鱼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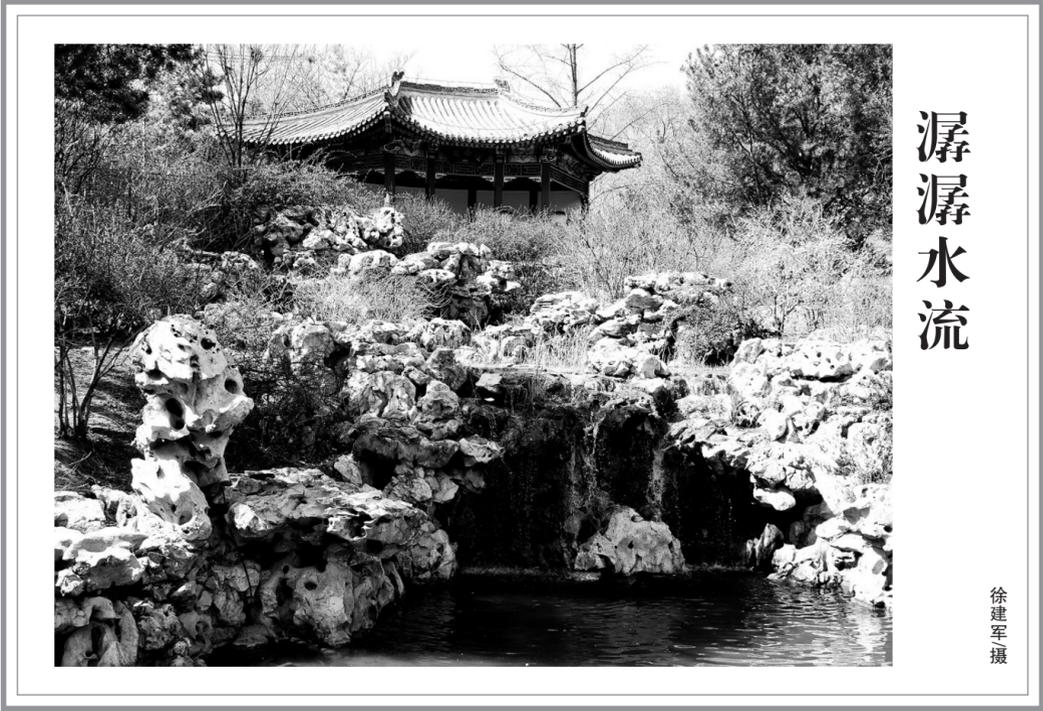
说着说着，他烟瘾来了，连忙起身，跑到室外的走廊。

我趁机对他夫人夸奖，说这个牛老师大大咧咧，也粗中有细，对家人的健康很用心很细心。他夫人抿嘴笑笑，点头。看得出来，牛老师在家中挺有地位，夫人很崇拜他。

这之后，我每写一篇相关南林的稿子，发表前后都转给他看。他呢，也如点评点，好就说好，好在哪儿；不足之处，他也毫不客气地指出来，从不藏着掖着，坦坦荡荡，绝不客套。当地有年轻人找他，向他求教一些问题，但凡有关历史方面的，无论是历史史实还是当代问题的历史溯源，他都不回避，凭借自己厚实的史学底子和盘托出，钩沉爬梳，纵横捭阖，条清而理晰。写作方面的问题，他就介绍给我，无论男女，都是我“徒弟”。

但最让我感慨的，还是他每天早晨发给我的他的“日照录”。他是将写作和书写融为一体，内容和形式均看重。他写自己的感悟，激励自己，同时也分享给身边人。他书写的纸张，是专门购买的硬笔书签，竖行，看得出来，他书写的过程很享受。对过去、现在和将来，他都怀有一腔感恩和期盼。如他写的这条：“人生路上，感恩美好的相遇，无论亲情还是友情，彼此珍惜就是永远的情。平安昨天，如意今天，美好明天，快乐每天！”

晨光熹微中，读微信中他的书写，我感觉自己一会儿看到蔚蓝的海洋，一会儿看到碧绿的草原。虽然没有到过他的家乡呼伦贝尔大草原，但也感觉自己到那片辽阔辽远的存在也不陌生了。



潺潺水流

徐建军摄

素色清歌

一句显而易见的‘我爱你’胜过几乎全部字斟句酌……

■ 张九曼

和一座城市道别是一件荒诞的事。

我追着巴士窗外倒退的霓虹伸长脖子，香港像经典赛博都市的下城区，沐浴在霓虹下的我们在娱乐至死的同时恶狠狠地嚼下每一口叉烧和西多士。我拼命向后看，试图抓住港岛的最后几瞥，以及每条和上百人擦肩而过的空中廊道，以及街角贴了白瓷砖的凉茶店，以及摇摇晃晃的叮叮车，一些令人感到真实活着的东西。缩小，再缩小，再变得泛黄发脆，恒生银行、花旗银行的巨幅招牌和金融中心灯带从电视花屏的大小逐渐变成窗上的噪点。你明知它们的光辉足以迷幻整个维多利亚湾的睡眠，也足以在你昏花的镜头下见证复古的摩登。

我明白自己对香港肤浅的爱仅构筑在其浮躁的赛博气息和踏实的烟火气的碰撞之中。烟火气，一个近年来被互联网用烂的名词，此刻并不是我内心对这个城市最贴切的写照。但若人要写情书，“在机器取代人类的城市中死磕匠人精神是一种怎样的超现实迪斯科？永远熙熙攘攘的，总是适当停歇的，不精雕细琢的，由街角和窄道切换和联结的玻璃幕墙和杂货果栏，秩序与混乱之中繁复的美学，让所有蔬菜和水果丁摇来摇去的超级爆炸沙拉碗”也未免过于冗长怪异了。于是我放弃了理性概括，决定直球告白。

如此相比而言，北京则有一种难以忘怀的安祥，如同一首平铺直叙的现代诗略贴上一段难觅起伏的旋律就成了民谣，随胡同在颓唐的风尘仆仆里日夜兼程。在北京的经历不胜其数，但却好像都在离开的那一天落了厚重的积灰，唯一剩下的只有某日的骑行，权当简短告别。我骑车穿过槐树蔽日的步行道，路过了在灰色漆中冷峻的从未听过名字的服装学院，两侧高大的杨树簌簌作响，我不得不在京承高速的立交桥前刹车，停了很久。我宁愿没有来寻找元大都的尽头。尽管知道尽头的存在，一种游戏通关的恍然若失还是随着穿堂的杨树风在我空洞的脑子里吹奏起鸣咽。只觉得一座城市本身就足以催动淡淡的微尘般的清冷悲情，遮遮掩掩地藏在地铁的末站和满地槐花的夏日，勾引我这样空虚的闲人来演绎悲春伤秋。

离开北京时，是在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飞香港的那天一丝云也没有，于是我一直试图穿过尘埃捕捉北京三环CBD最高的建筑。即将离开香港的此刻不知道什么又想起了。可我知道凌晨的航班看不到中环和午夜的维港。想起曾经和朋友看书时发表的评论：“我对你的爱写于纸张”这句话感觉任何花里胡哨的套话都不合适，事实上上一句显而易见的‘我爱你’胜过几乎全部字斟句酌。”我想自己对这两座城市的爱也无须赘述。

心灵舒坊

三号航站楼